李兴义 著

# 乡村母语

xiangcun muyu

人的一生要读许多书，有文字的书，有生活的书，有自然的书，每读一种书都会收到教益。登泰山也是读书。尽管我没能细读、精读、透读它，可是就在这浮光掠影的粗读中，能认识我的渺小，也该是样大大的收获。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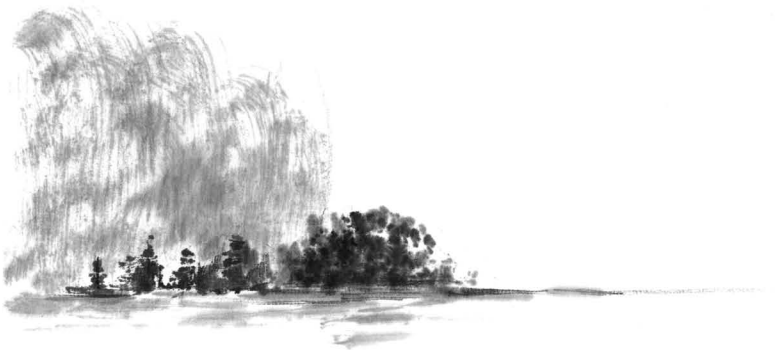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李兴义，1959年10月生于甘肃宁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特约编审，《散文选刊》签约作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文艺报》《中华散文》《飞天》《读者》《散文选刊》等国内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倾听心灵》、诗集《情语悄悄》、小说集《心语》和长篇小说《红泪》《夜事》。曾获人民文学“新人杯”征文大赛二等奖，湖北省网络散文大赛一等奖，《中国散文家》杂志举办的“洁达杯”爱在人间纪实散文大赛优秀奖，庆阳市第五、六、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一、二、三届“梦阳文学奖”。

李兴义 著

# 乡村母语

xiangcun muyu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母语 / 李兴义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10（2012.5重印）
ISBN 978-7-5468-0131-5

Ⅰ. ①乡… Ⅱ. ①李… Ⅲ.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7301号

乡村母语
李兴义 著
责任编辑:余 琰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260千
2010年10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6 081~8 760

ISBN 978-7-5468-0131-5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厚土之上的温暖记忆

——李兴义散文集《乡村母语》序

钢筋，混凝土，高速公路，高楼，大厦，手机，互联网，超市，汽车，火车，地铁，飞机，工厂等等的现代生活元素已经充斥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也遮蔽了我们对乡村有限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乡村在锐减，城镇在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泥土，庄稼，乡间的人，乡间的事，乡间的动物，乡间的植物，乡间的生活，都已经陌生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分不清小麦和韭菜，油菜和萝卜，更多的人已经无法重温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我们来自泥土，来自乡村，可是我们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我们的大脑皮层对乡村残存的储存已经变得迷蒙模糊似是而非了。

博尔赫斯在其散文《失明》中写道，“我的失明不是戏剧性的。那些突然失明的人才是戏剧性的，那是一闪光，突然之间没有的，而对我来说，这个缓慢的黄昏（这种缓慢的丧失视力）早在我开始看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899年就开始了这个缓慢的黄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没有戏剧性的时刻。”从博尔赫斯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对乡村残存的记忆与这种缓慢的黄昏是多么的相似啊。这种比喻是无与伦比的，缓慢的黄昏其实是一个蒙太奇手法，由于终点的渐近，很容易导致我们对起点的怀疑和模糊。目下，我们对乡村的失忆不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

对乡村的失忆已经成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通病，我们忘记了我们回乡的路，我们迷失了我们固有的家园。那些残存在我们大脑中的记忆碎片又变得那么支离破碎，即使我们搜肠刮肚地去悉心打捞，也不会有多少收获。我们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我们来自乡村，来自泥土，可是其中的细节我们却不得而知。

在接触李兴义的文字之前，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焦虑之中，不能自拔。2004年底，当我和李兴义在《芳草》文学论坛相遇的时候，他对乡村感触深刻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后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成了朋友，我们在文字上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从而我对他的文字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李兴义有着扎实的农村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作家，他有过诗歌创作的经历，有过小说写作的体验和过程，散文路子很宽。在他的笔下，文字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几乎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有不可以成为散文的东西。因此，他的散文就呈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游刃有余之感。我们同为散文写作者，我也阅读了国内，甚至国外相当一批作家的散文作品，尤其对当下活跃在网络上的散文作家和主流纸媒中的散文作家作品都有一些广泛的涉猎，我觉得，李兴义的文字既没有沾染太多的网络习气，也没有盲目追随主流纸媒散文潮流的痕迹，几十年了，他就是安安静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字，这一点，真的令人感动。当下是一个泛散文时代，网络产生了一大批散文写手，也产生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可是，当我们徜徉在这些文字中时，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的大多散文是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缺乏作者的真情实感，缺乏作者自我的在场。我们写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往往连我们自己都不得而知。李兴义的散文自然天成，明朗豁达，意蕴深长，如行云流水，全没有那种生涩造作的疤痕。

李兴义在他的散文《守望麦田》中写道："我的根在农村，自小生活在乡间。进城已经十多年了，可是每年生长麦子的季节，我总要三番五次走出城市，走进麦田，去体会一个农人，或者说具体些，去体会我的父辈祖辈们面对麦田所具有或者所会有的那种独特的欣喜与快慰。"从他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知道，一个作家，一个人，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根，自己的灵魂寓所，自己的思想主线。李兴义的散文正是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主线，他的文字始终没有脱离他眷恋的乡土。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编选的《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清韵》一书，选了他的一组《那些与生命关联的植物》，作品写了高粱、玉米、土豆、小麦等在农村曾经司空见惯的植物，也写出了在作者的生命历程中对这些植物的独特体验；他的散文集《倾听心灵》中有一组名为《故乡文物档案》的散文，写了故乡的土圆仓、涝池、石磨、碾子、牛车、扁担等已被历史淘汰了的物什，虽然这些东西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视线，但是在他的文字里却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使我们的记忆又一次被激活；散文集《乡村母语》又有写乡村食物的《搅团》《饸饹面》《菜疙瘩》《灌肠》等篇什，这些食物在生活紧张的年代曾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肠胃，却又支撑了人们的精神。如今，几十年一划拉就过去了，当它们再次登上餐桌时，留给我们更多的却是辛酸的记忆和无尽的忧伤。他的这些文字不仅真切刻画了那个时代农村的社会面貌，深刻反映了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而且注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史和对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勾起了与作者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达到了源于自身又高于自身的境界，使文字获得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新生。

他的散文没有那种扭捏作态的做作之气，文本中常常透露出一股鲜活流动的生气，既没有沉闷的感觉，也没有枯燥的说理气息。散文《养蜂》在《读者》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者通过一名在"我"家养伤的革命战士在我家康复之后，向父母表达了

感激之情，并且给父亲送了一个铁皮水壶，然后就上了战场。伤员走后，家里就神奇般地收了一窝蜂，父亲爱蜂如子，也摸索和积累了一套丰富的养蜂经验。父亲认为，蜜蜂是神虫，是伤员的化身，是报恩来的，他要求我们要善待蜜蜂。后来，父亲去世了，养蜂成了“我”的活计，“我”的养蜂技艺当然差多了，由于“我”的不慎，收了一窝“意蜂”，引发了“中意”大战，最后导致蜂群的败落。这篇文字不仅拿捏得很到位，而且生动形象，真切感人，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读完《养蜂》，很容易让人想起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的随笔《蜜蜂的生活》，当然在《蜜蜂的生活》中，文字打上了很重的宿命主义气息和神秘主义色彩，在蜜蜂的神奇生活中，他投下了许多阴郁的目光，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这一点和李兴义完全不同。李兴义的《养蜂》从头至尾都流露着一种温暖之感，一种落日西下夕阳笼罩的黄昏之感。这种感觉有一种很强的磁场效应，是文字的独特魅力所在。

其实，这种缓慢的黄昏之感温暖之感在李兴义相当多的散文篇什中都有所弥漫。比如，他发表在《散文选刊》上的《一件藏袍》，虽然是一篇游记之作，但作者写了和朋友在甘南郎木寺、白龙江游历中的一些事情，作者和朋友救了一只陷入泥潭的小羊，裤子被泥浆灌透了，藏族阿妈帮他洗了裤子，并赠送了他一件藏袍。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发生在许多年前的往事，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特有的黄昏之感，读来令人陶醉不已。

他的散文《父亲还在照看我》，谋篇精致，感情充沛，在浓郁的缓慢的黄昏气息中灌注着自己的真切感受。文章以梦境的方式和真切的细节，从一点一滴写出了父亲对我们的无限关爱。其实，散文中真情实感的缺失正是当下散文的软肋，许多作家过分依赖散文的形式和文字感觉，而忽视了这一点。伍尔夫在她的随笔集《书和画像》一书中的《蒙田》篇中写道，“我们毫不怀疑，他书写的正是他自己。他不训人，也不说教，他不表明他只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他要做的是就是把自己描写下来，告诉别人，说出真情实况，而这却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比表面看来要难走得多。”伍尔夫的话让我们沉思，她虽然写的是蒙田，但是她的这段话同样是适合散文家的。文字就得有自己的真情实况，要把自己描写下来，我想这一点李兴义做到了。他的散文很多，出了几本散文集，我们随便打开他的每一篇散文，文字中都会有作者的影子，这种描写自己的真情实况就会流露出来。

我喜欢李兴义这本书的名字，《乡村母语》，多好的名字，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那种黄昏的温暖之感。读完书稿，这种感觉久久不肯散去。

李安平

# 目录

乡村母语
CONTENTS

## 家园旧事

在整理那些空蜂箱的时候，我就想，父亲在世时，每到采收蜂蜜的时候，总会对我说，好好地侍弄这些蜜蜂吧。蜜蜂是样神虫，它们往往只落户那些勤劳善良老成厚道的人家，它们滋润谁、富赡谁都有天数，这话可能是真的。

农民称谓 /003
失业了的农村匠工 /009
养蜂 /015
交猪 /020
扫衣子 /024
舔碗 /028
搅团 /031
饸饹面 /034
菜疙瘩 /037
浆水菜 /039
灌肠 /041
没有辣椒怎吃饭 /045
常回老家 /048

## 亲情在线

这天夜里，我一个人蹲着抽闷烟，一个朋友来了。我向他倾诉了我满腔的苦衷，他哈哈一笑说：你真幸福。你要知道，你的太太很爱你，她之所以这样在意你关注你，是怕失去你。就在这一瞬，我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顿时释然，不仅释然，而且觉得有一股暖流涌进心房。蓦地，我竟觉得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父亲还在照看我 /061
母亲摔倒了 /070
妈妈，我疼 /074
哥哥就在山那边 /081
妻的第二“月事” /087
我与妻女分居了 /092
地震震出个女作家 /094
儿子闯江湖 /099
宁当儿子不做爹 /105

## 赤脚涉世

我最近一直在想，在这个世界上，乞丐向别人求食那是万不得已，应该。男女之间求爱，那是互相煎熬，不该。尤其是那些已婚的有了家室的男女们。

曲曲弯弯求学路 /115
出 书 /123
戒 烟 /132
听到风声 /135
捡了个女友 /138
对面没情话 /140
孤篇情书 /143
外衣 /147
龙扑身 /148
窜巷子 /151
我翻来覆去看着自己的胃 /155
莫乱求爱 /157

## 走眼世界

人的一生要读许多书，有文字的书，有生活的书，有自然的书，每读一种书都会收到教益。登泰山也是读书。尽管我没能细读、精读、透读它，可是就在这浮光掠影的粗读中，能认识我的渺小，也该是样大大的收获。

登泰山而小我 /161
我有一件藏袍 /166
寻找德吉梅朵 /170
全景咸宁 /175
北京老妈 /178
流落的故乡 /182
距西安很远 /188
遭遇西安 /191
老陕 /195
游购 /203
天堂在天上 /213
九江湖畔黄梅戏 /215
瓷器中升华的仙乐 /218
见到紫薇 /221
带你去对岸的山上唱山歌 /223
美女树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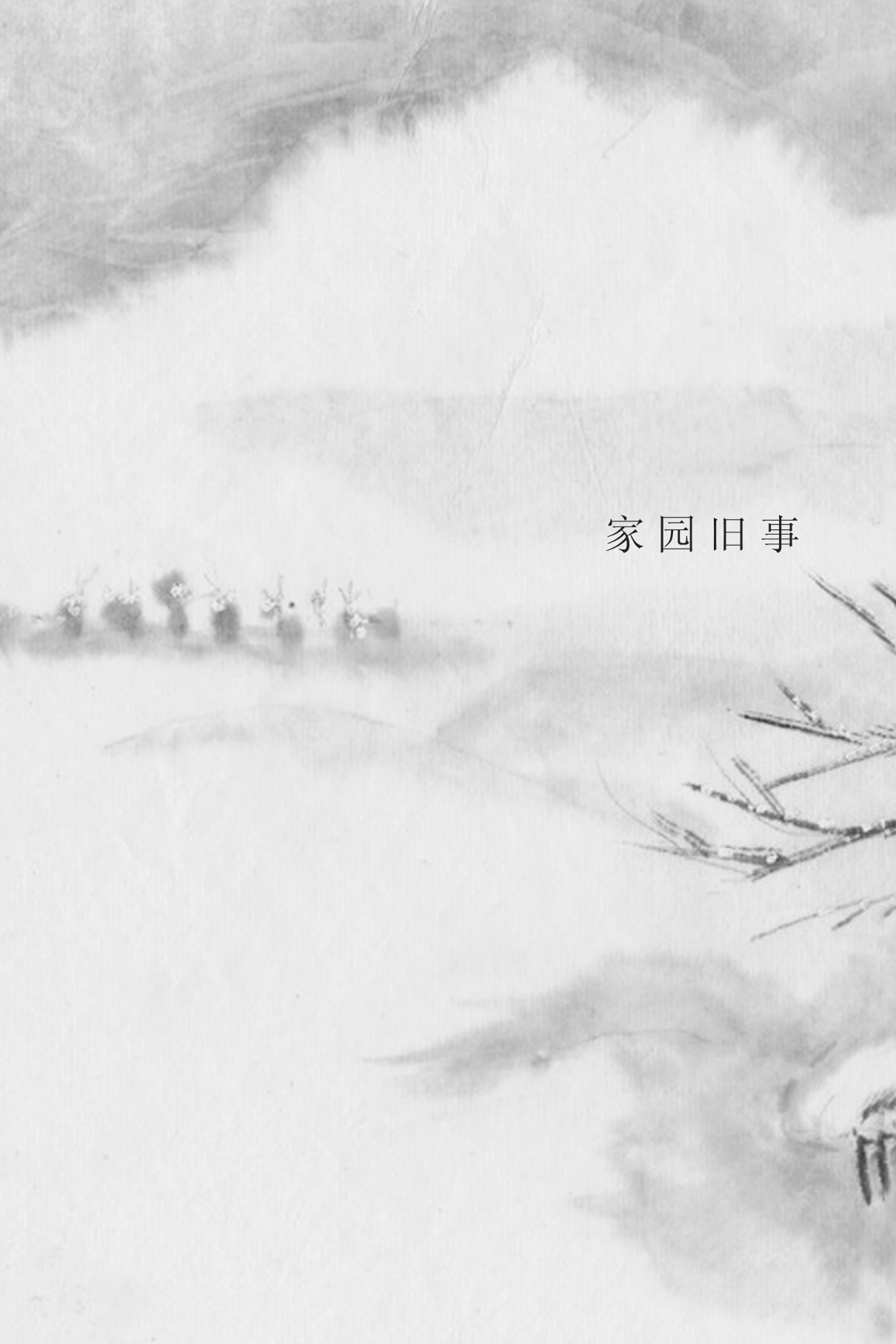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自说自话

更多的,我写我自己,写我正经的不正经的道貌岸然的卑下龌龊的纯洁高尚的流氓下做的举止言行隐秘心理，写我吃剩饭啃冷馍喝冷水干冷活,写我抽烟喝酒撒谎尿床,写我挖牛粪拾羊粪推石磨跳涝池吹牛皮放响屁说梦话，写我想说的一切实话空话真话假话小话大话好话坏话疯话傻话人话鬼话还有酸话怪话笑话。

看看总理 /233
自说自话亦自序 /236
诗性语言的光焰 /239
通向魂灵的导引 /245
太阳雨 /247
把掌声献给精彩 /249
赶紧生活 /251
我的思想突然向牛粪靠拢 /254
讨厌的叫唤 /257



# 家园旧事

# 农民称谓

中国农民曾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曾经获得过许多称谓。这些称谓是他们艰难生活的写照，记录了他们作为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史。

## 背日头爷的

那时候，农民是太阳底下最最辛苦的人，是和太阳最最亲近的人，是对太阳最最忠诚的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全天候地陪伴着太阳，在太阳下出力流汗，耕种锄耪，收割打碾。毒辣的太阳晒红了他们的面庞，晒蜕了他们身上一层又一层的皮。他们的汗水从额头流到下巴，从下巴掉到地里，肥沃了土地，浇灌了庄稼，换来了收成，养育了他们和所有吃粮食的人。他们的脊沟永远是湿的。汗水将他们的衣衫印染成白的黄的褐色的云彩，他们是背着太阳生活的人，背着太阳劳作的人，背着太阳走过整个人生历程的人。在他们心里，有太

阳就有希望，有太阳就有奔头，有太阳就有好日子过。

## 修地球的

中国农民修地球的记录当从愚公移山开始。《愚公移山》中没有明示愚公的身份，可是我想，他一定是个农民。此后，古代农民们一定还有许多修地球的壮举，可是我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现代农民的壮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林县农民在太行山腰的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架设151座渡槽，挖砌土石2225万立方米，修成了数千公里长的号称“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将漳河水引入林县，解决了5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引水问题，灌溉了54万亩耕地，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紧接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农民们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开山凿坡，修造梯田，创造了又一个奇迹，《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伟人一句号召，便在全中国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那时候，在全国农村，农民们打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旗帜，早出晚归，背上铁锅，带上炉灶，在山野里安营扎寨，用车推，用担挑，治山治水，兴修农田，再造自然，改天换地，削平了一座座山梁，填平了一道道沟壑，修造了一块块梯田，使所有的耕地都换了面貌。

其实，农民们在土地上的每一次耕种，每一样栽植，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劳作，每挖一镢头，一锄头，都是对地球的修复和利用，都是在从事着修地球的伟大活动。

## 刨土窝子的

锄头，镘头，是农民们的工具。开荒种田用它们，点钟锄耪用它们。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大片大片的山地他们要一镘头一镘头地挖过去，将它挖得烂熟；大片大片的禾苗他们要一锄头一锄头地锄过去。他们深信，镰刀下有火，锄头下有水。硬是将漫无边际的庄稼地一锄一个坑地刨过来，刨过去，上一茬又一茬，耪上一遍又一遍。直到庄稼们起身长高了，他们才肯抬起头，直起腰，让锄头镘头的把杖支撑着喘出一口粗气。他们自己说，当农民就是刨土窝子的，在土里刨食。

## 扛半片树的

半片树是扁担。桑木是做扁担的上好材料，楸木也是做扁担的上好材料。桑树、楸树长不到小碗口那么粗，木质正好，柔性强，弹性好，正是做扁担的好材料。木匠们将它们砍倒了，一分两半，剥了它们的皮，用刨子刨光了，就是两条扁担。一棵树变成两条扁担，每一条就是半片树。扁担是农民的重要工具。他们用它挑水担粪，担土运粮。长年里积攒的土肥要运到地里去，用扁担；地里的庄稼要运到场院来，用扁担；深沟里的泉水要装到缸里来，用扁担；收回的粮食要装进囤里去，用扁担。农民们一年四季都被压在扁担下。扁担磨透了他们的单衫，将他们的肩膀上磨出厚厚的老茧；扁担磨破了他们的棉袄，亮出白白的棉花；扁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扁担压曲了他们的腿脚。可是当他们将一挑子肥料运进地里的时候，他们就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